

一个野生动物画家的传奇

□董盈

张东光的每一幅画都讲述着那些关于生命的感人故事,让观者与动物、与自然、与自己对话,发人深省。

龍江
故事

说到野生动物油画家张东光,很多人对于这个名字或许很陌生,但如果看过他的画,相信会印象深刻。凭借震撼人心的画作,唤起人们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张东光成为加入国际自然保护艺术家协会(简称AFC)的第一位中国艺术家。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从黑龙江走出去的。

AFC是世界上主要的支持环保的艺术团体,聚集了近30个国家的500名世界顶级自然艺术家会员,能够成为其中一员无疑是张东光及其画作的一种高度肯定。近两年,张东光相继携作品参加了“AFC嘉年华·中国青岛——保护自然生态国际艺术节”、第八届国际艺术家动物生态保护主题展,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办的艺术家国际自然艺术展等国际性展览,所到之处总是格外引人注目,不单因为他这张中国面孔,更因为他令人震撼的画作。张东光在现场听到国外观众评价最多的两个词就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

张东光的作品凭何令观众如此震撼?

以他的作品《我自己的牙》为例,268×208cm的大尺幅画面,聚焦在一只最精美的牙、鼻子和耳朵的部分,大象皮肤的每一处褶皱、纹理甚至每根“睫毛”都被细致呈现,张东光甚至曾经在大象的眼睛里画了一个持枪瞄准的人影,后来被他抹去了。再看他的另一幅作品《雪豹达娃》,也是远超实物大小的尺幅,画面聚焦雪豹的面部,张东光不仅将雪豹皮毛的质感刻画得细腻逼真,甚至连雪豹的瞳孔、鼻尖处细微的斑点都丝毫没有放过。张东光的作品给人以写实甚至近乎超写实的感觉,他的很多作品都是这种放大模式下聚焦动物的头部,让观者感觉,仿佛下一秒画中的老虎、大象就会破画而出,扑向自己。这种极尽贴近式的对视,让观者走进野生动物的内心世界。

从张东光的画中可以看出一种匠心,这种匠心不仅在于他对动物皮毛、眼睛等的精雕细刻,更在于他大半生的时间都在坚持做着一件事,那就是用画笔诠释野生动物,并把最初对野生动物单纯的的喜爱,逐渐演变成呼吁关注生态环境的一种自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黑龙江这片土地给予了张东光创作的基因。林都伊春是张东光生长的地方。少年时,张东光便喜欢钻进林子,顺着林间窸窣的声音寻觅野鸡、狍子、梅花鹿等野生动物的踪迹。他还曾自制木筏去漂流,穿越原始森林,与黑熊偶遇……这样的生长环境在张东光与大自然、与野生动物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情感。

黑龙江也为张东光提供了创作的灵感源泉。张东光起初是以画东北虎而为人所熟知的,他曾用了近十年的时间醉心于画虎。牡丹江横道河子的东北虎林园是张东光最早采风地,他经常一去就在那住上好几天,近距离观察接触东北虎,同饲养员聊天了解虎的习性,东北虎的毛色、斑纹、体态、结构等都深刻在了他的脑海里,让他在画虎时更加游刃有余。张东光笔下的东北虎不仅栩栩如生,更让观者在画面仿佛能嗅到虎毛的味道,感觉虎毛能随风雨动。

如今,张东光早已不再局限于画虎,他的题材涉猎越来越广泛,包括丹顶鹤、梅花鹿、狮子、大象、雪豹、熊猫、金丝猴、狐狸、狼等等,但无论题材如何变换,张东光都没有

改变初心:画他喜爱的野生动物。坚持走这条路对于张东光来说是艰难的,也是孤独的。一路上,张东光因执着于绘画而数次搬家,曾有稳定的绘画创作岗位向他抛出橄榄枝,也曾有人劝他改路子,画其他销路好的题材,但只有张东光自己知道,如果他的画笔不用于画野生动物,那他将痛苦不堪。

然而,如此痴迷执着的张东光也曾有过迷茫,也正是这次迷茫让张东光迎来了艺术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很多年前,张东光在北京王府井一家书店发现了一套关于世界野生动物绘画大师作品的丛书。在书中,张东光第一次欣赏到极富西方色彩的野生动物油画,同时也让他了解到,国外已有一批人在从事野生动物绘画,并且在做公益事业。拿着这套书,张东光辗转难眠,沮丧涌上心头。自己一直执着追求的野生动物油画国外早已有在做,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张东光没有放弃,而是意识到,如果想要实现超越,就只能另辟蹊径。

张东光在绘画中跳出理论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不拘一格,大胆尝试,他在油画中加入中国工笔画和刺绣的手法,闯出一条自己的路。为了掌握苏绣的技法精髓,张东光特地搬到苏州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到刺绣工厂去琢磨研究,再应用到绘画当中,如此呈现出画中动物皮毛细腻逼真的质感。2018年,张东光参加第八届国际艺术家动物生态保护主题展时,现场画了一幅大熊猫,并上台讲解绘画过程,他特地从国内带去了一粒玉米和一粒玉米花,生动形象地讲述他技法中的“虚”与“实”,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油画技法征服了在场的艺术家和观众。

不单是技法上,张东光深知,艺无止境,他不断给自己充电,在油画中注入更多自己的思想,用心把野生动物绘画做到极致。在张东光看来,除了艺术性、装饰性,通过绘画艺术呼唤环保的意识和自觉,更加具有感染力,于是他用画笔为保护野生动物发声。

在张东光的作品《梦回马赛马拉》中,一头雄狮卧在非洲草原上,目视远方,而事实上,这头雄狮是张东光在北京动物园采风时发现的。在张东光的记忆中,当时这头雄狮已近暮年,它以默契的姿态供人拍照,没有名字,没有后代,只有代号031。这让张东光不胜伤感,它的一生,如果在广袤的非洲草原上,它可能是只威风凛凛的狮子王,儿女无数,可非常遗憾,从它的眼神中,张东光读出了一种企盼和无奈。基于此,张东光把背景换成了非洲草原,取名《梦回马赛马拉》,耐人寻味。《非洲!非洲!》《面对第三者》《对视》……张东光的每一幅画都讲述着那些关于生命的感人故事,让观者与动物、与自然、与自己对话,发人深省。

从热爱绘画与野生动物到走上职业绘画之路,从坚守初心到钻研技法,从以画呼吁环保到走上国际艺术舞台,张东光以画之名,对话生命,并非偶然。前路初心不改,张东光计划继续完善自己的绘画体系,形成作品系列和板块,为未来举办个人作品巡展做准备,让更多的人感知野生动物油画的魅力与内涵。他希望把巡展的第一站放在家乡黑龙江,回归他魂牵梦萦的大森林,让艺术与心灵返璞归真。



↑《对视》 亚麻布·油彩 80×60cm 张东光



↑《金牌团队》 亚麻布·油彩 130×220cm 张东光



↑《美洲野牛》 亚麻布·油彩 60×90cm 张东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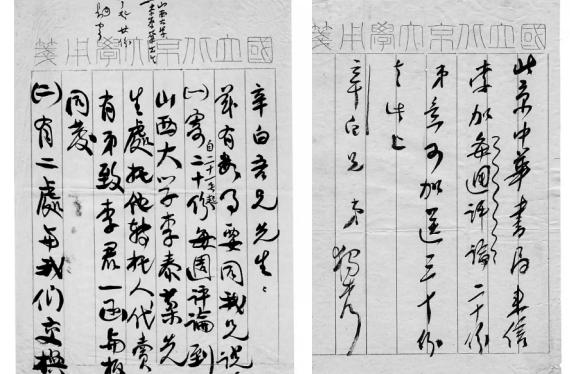
←《穿越丛林》 亚麻布·油彩 80×155cm 张东光



李大钊陈独秀书札与《每周评论》

□臧伟强

这两件五四运动精神领袖遗墨,所谈所涉,皆为《每周评论》。

关一
注种

李大钊致陈独秀书札

陈独秀致李大钊书札

黑龙江大学博物馆名人馆藏李大钊、陈独秀毛笔书札各一通,写于1919年五、六月期间,距今整百年。这两件五四运动精神领袖及中共主要创始人遗墨,所谈所涉,皆为《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1918年12月由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前25期由陈独秀主编,自第26期起改由胡适任主编。

《每周评论》虽为重点谈论时局政治兼及文艺思想的小报,但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并革命进步刊物,它在业界却具有广泛影响力。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在思想文艺宣传与启蒙教育方面,深入人心,而作为周刊的《每周评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则以其周期短、版面活、紧跟局势等特点而见长。陈独秀在《发刊词》中指出:

“《每周评论》的宗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

李大钊、陈独秀这两通书札,均为致时任北京大学庶务主任李辛白(1875—1951)。彼时,李辛白正兼任《新青年》及《每周评论》出版部主任。

李大钊与李辛白关系颇为密切。李辛白1918年8月在北大创办《新生活》周刊,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积极为该刊撰稿,仅李大钊一人就在《新生活》发表文章六十多篇。“五四”期间,蔡元培拟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李辛白便随同校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总务长蒋梦麟宣布辞职。

查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收录李大钊致李辛白信札六通,均关于《每周评论》。此李大钊致

李辛白书札,计三页(另附一封),使用国立北京大学用笺,所谈所述为三件事,一是请他寄《每周评论》二十份至山西大学李泰棻先生处“推断”,此札当写于1919年5月9日《每周评论》第21号出刊之后,乃至5月23日《益世报》停刊之前。《每周评论》为周刊,每星期日印行,5月9日(此日恰为“国耻日”)出刊第21号,首刊《山东问题》。

读此札所附信封上的墨迹获知,李大钊(字守常)特请李辛白将“外件”转交时在李辛白手下工作的章洪钟(笔名洛声,1923年去世),再“敬托洛声先生代交胡适之先生”。章洪钟为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与陈独秀、李辛白、胡适均为安徽同乡,时被李辛白调入北大出版部任编辑,住在胡适家中。故李大钊特请章氏将“外件”带回家,转交胡适。此

封背面,印有国立北京大学徽记。

至于拙藏陈独秀致李辛白书札,则为一页,附一封(封面印有文科学长字样,封背存有国立北京大学徽记),亦使用国立北京大学用笺,行笔流畅淋漓,内容则极为简明,即请李辛白“加送北京中华书局《每周评论》三十份”。

陈独秀与李辛白为安徽同乡,关系友善。李辛白办《新生活》周刊之际,陈独秀曾积极为该刊撰稿。写此信后不久的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因散发传单被捕,李辛白积极参与营救活动,6月14日,他曾与周作人、王星拱两位教授代表北大教职员前往探监和慰问,随即在《每周评论》第30号上发表那篇著名白话诗《怀陈独秀》:“依他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经各界全力营救,9月17日,陈独秀被监禁98天后出狱。

此陈独秀书札的书写日期,亦当写于1919年5月9日前后,6月11日陈独秀便锒铛入狱,《每周评论》则易主由胡适接办。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出刊未及发行,即被北京政府封禁。

母亲的行走

□薛喜君

生活
速写

母亲个子不高,可她的行走却有力且固执。在我看来,母亲行走的脚步近乎狂野。

母亲宛若燃烧着的火种,总是在尘埃和寒冷中照亮温暖着她的儿女。而儿女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她的温暖,甚至有些熟视无睹。

很多年以前,我在凌晨时分突然从睡梦中惊醒,梦里的泪水打湿了枕巾。我盯着窗口投射进来的一缕光,心痉挛的疼痛。清晨,我倦怠地刚起床,母亲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她说昨夜梦见我了,心口突突地跳着疼,一看表才两点十分……我蓦然一惊,这样的疼痛只能在骨肉相连的人身上才能发生。我从母亲噤若寒蝉的话语里,听出了她的担心——我说我挺好,就是睡不着觉。母亲突然打来电话。果然,她说给我买票吧,我要回去看你二舅。那一夜,我失眠到天亮。第二天傍晚,她又打电话说,我看你好像不高兴,买好票都没告诉我。我知道你们心疼我,可我不能没有手足情……我确实是忙忘了。

这是一个叫银浪的小站。

天很黑,因此,车怎么走到树林里我们都没发觉。开始,我想可能是江和开车的朋友要抄近道。路极其难走,连日来的大雪,再加上土路的高岗下坡,车仿佛是一片漂浮在水面上的树叶。我和母亲坐在后座,车灯射出一片白蒙蒙的光,雪野里的大树乌泱泱地扑过来,风凄厉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忍着没埋怨半句,因为此时,我的情绪至关重要。

我从车窗外往外看,茫茫大雪、黑黢黢树影,被雪压弯的野草……我坐直了身子,努力地镇定。车子哆嗦着停下来,前面除了雪还有埋在雪里的芦苇,就连人走的路都没了——那一刻,恐惧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我下意识地掏出电话,又突然停住。我告诫自己,别慌,只要车不陷到雪窝里,只要人安全,其他都不重要。我生死不怕的性格倏地起身,我说,掉头朝着有灯光的地方开,找人家打听去。

此时,开车的朋友满头大汗。急促的喘息声,像被野狗或大火追撵着。几撮零星的平房都闭门锁户。江急得跳下车,咣咣地敲开一家户的屋门,老者说去车站唯一办法是把车放下,步行从雪窝里穿过去……我把江叫上车,说谁也不要再下车,原路返回。不要赶时间,晚了不走。车子终于走出来,看着如镜子般的冰雪路面,我大有重回人间的踏实。在零下近30度的傍晚,我手心里攥了一把水。母亲悄声说,急得我都晕车了,要是赶不上火车可就糟了。我忍着没发作,因为我心有余悸的想法,与母亲截然不同。也许是上天体恤母亲看望手足的心,火车竟然晚点。候车时,江一会儿为母亲戴帽子,一会儿又跑去买车票。他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母亲,上车后下车时的注意事项。

我还沉浸在刚才的遭遇里。

火车来了,检票时母亲像条鱼,轻巧地游到队伍前。她在车厢柔和的灯光的映衬下,太阳花一样的笑脸冲我和江招手。奔家的喜悦溢于言表。

站在寒风中,我对已故的父亲说,若我是你,就该让她写几大沓保证书。

母亲对写“保证书”一事,一辈子耿耿于怀。

姥姥逝世的前两年,母亲每年都要回家探望。都快一百岁的姥姥,最惦记母亲。不只因为母亲不在她身边,更重要的是父亲没了。姥姥担心我们慢待她失去男人的女儿,她很希望母亲能回到她的膝下。耄耋的姥姥不止一次地对母亲说,回来,养你。姥姥去世的前一年,我回老家。她悄声地问我,你妈能吃大米饭吗?一年能吃几顿?我看着近百岁姥姥挽在脑后的“疙瘩鬏”,笑得很僵硬。我轻声地告诉她,我顿顿都吃大米饭。

春天,二舅病了,我极力让母亲在夏天时回去看望他。送母亲上车时,我



共享
文字之美
关注
《天鹅》

